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九目錄

司空圖 三

疑經

疑經後述

絕麟集述

壽星集述

擢英集述

注愍征賦述

注愍征賦後述

連珠

文中子碑

解縣新城碑

復安南碑

故太子太師致仕盧公神道碑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九

司空圖 三

疑經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私有求於魯耶不然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求可矣若致天子之命徵於諸侯其可謂之求耶且率土之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之材守於其子則用否莫不恭命其可謂之求乎春秋之旨尊君卑臣豈聖人爲魯不爲周耶書云天王狩於河陽尚爲晉侯諱召天子豈可不爲周

諱其過哉縱天子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而欲垂誠卽書於周史可矣若書於諸侯之史是恡吝其貨而侮王命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文也必若王人責其稽命曷不書曰天王使某責貢金儻以取金爲不文曷不曰天王使某來徵貢金亦譏在其中矣以是愚疑仲尼書天王使來求金是使私自求而懲之也不然求與責文或相近傳寫之誤焉不爾何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言哉捨此而譏訶皆小小者耳

疑經後述

愚爲詩爲文一也所務得諸已而已未嘗撫拾前賢之謬  
誤然爲儒證道又不可皆無也嘗得柳子厚封建論以爲  
三王樹置蓋勢使之然又有是萇宏之辨意其多於救時  
今夏縣穀郤自淮南緘所著新文而至愚雅以孫文不尚  
辭待之頗易及見其卜年論又聳然加敬鍾陵秀士陳用  
拙出其宗人嶽所作春秋折衷論數十篇瞻博精緻足以  
下視兩漢迂儒矣因激剛腸有詆經之說亦疑經文誤耳  
蓋亟於時病言或不得其中亦欲鼓陳君之銳氣當有以  
復於我耳時光化中興二年

絕麟集述

駕在石門年秋八月愚自關畿竄浙上所著詩累年首  
題於屋壁且入前集壬戌春復自擅山至此目敗牴作火  
土二曜叶力攻凌可知矣冒沒已多幸無大愧固非賁恨  
而有作也尚慮道魁釋酋見之慊然於我者蓋自此集雜  
言實病於負氣亦猶小星將墜則芒焰驟作且有聲曳其  
後而可駭者撐霆裂月挾之而共肆其憤固不能自戢耳  
今之云云况恃白首無復顧藉然後知賢英能客出肺肝  
以示千載亦當不免斯累豈遽咄咄耶知非子述

壽星集述

國史司馬先生辭歸朝中贈詩號爲白雲集余  
天祐乙丑歲八月五日過僧閣云昨夜嘉祥西  
閣望老人星見爲時明十四日朝叅其日大河  
南府奏老人星見因以壽星目羣公之作云云  
自昔貞期不爽逸軌難留堯天大而必容豈獨追往漢道  
亨而必至終亦超然未足濟時且資激俗宜經商畧乃稱  
搜揚若某者孤立多虞衰年謝病因耕巖而自給非欲販  
山知在木而無堪便當爲社莫敢張皇邱壑擬議巢由且



自詔求賢多因肆眚蓋乘運泰莫顧才難今上詰御臨元  
勲振服英袞贊翹勤之旨幽人荷旌賁之恩雖云例追亦  
謂優禮但已伸拜闕况畢懸車冀修知難之規免冒嚙榮  
之誚昔江表則賦詩而褒孔令漢廷則出餞而寵疏翁特  
振孤芳實標勝事今也龍門迴望鶴蓋交馳落日琴尊前  
朝圖畫想家山之醉石認客處之漁舟白首歸心黃花綠  
路來時不下漂零海上之鷗去兮自憐放曠人間之世斯  
乃僅能忘怨庶可息機敢慕高風猥煩眾作詩家此會誰  
邀清夜之遊仙裝不回別有白雲之集徒攀逸唱益愧餒

才

擢英集述

名利之機古今相軋混惟一致宏則兩忘或高視于挾天  
或雄張于擊水捨麟作鳳孰降等夷捐璧握珠自能輝映  
遇則以身行道窮則見志于言各擅英靈寧甘頓挫自昭  
明妙選振起斯文榮雖著于方將恨皆纏于既往當西施  
之翫鏡不賞娥眉豈伯樂之停車空收駿骨乃使盛時才  
子翻銜泣玉之冤異代沈魂祇擲凌雲之譽九原誰詫千  
載徒懸思格前規用伸來者至若金犀照灼紈綺追攀裕

之則管樂通期峻之則彭韓絕倒人人驥路雲臺之此日  
豪華處處鸞叢仙館則當時寥落各銘鐘鼎競煥緹油恥  
發譽于雕蟲肯爭英于墨客世上之九霄梯級縱阻爭先  
機中之五色烟霞無妨倍價知音嘿已作者誰尤思慰窮  
津用微逸藻想其黎黃洞奏錦繡畢陳涵經天緯地之源  
胃襟萬象驕晤月吟風之態嵩華一毫固當觸興牢籠忘  
情蒂芥況牙絃入契郢握稱珍欣傳賞奏之徵免茹投光  
之嘆固已馳心不朽撫掌浮雲操奇而角富驪泉炫采而  
誇勅魚域夫著言紀事在演致千金篇賦象緣情或標工

于偶句雖豹文必備方成隱霧之姿而翠羽已零猶稱凌  
波之玩誠欲兼搜于筆海亦當間掇于蘭叢人不陋今才  
惟振滯韻笙簧于騷雅資粉澤于風流事竊推公蓋止交  
游之內僭將罪我益知褒採之難題以擢英庶能聳聽有  
唐儀曹外吏司空圖

注愍征賦述

夫垂象著文炳靈叶爽擅流宗于筆海則時仰龜龍駭揆  
藻于天庭則國資雲雨至若金羈角勢錦字爭妍兼吞漢  
魏之雄迴跨風騷之域宏材獨振何代無奇愍征則會昌

中進士盧獻卿著明所作華胄間生冠五百年高視靈璣  
在握照十二乘非珍馭縱壑以濤驚竦驅崦而電軼懇超  
言象特映古今而妬阻揚娥妖輕笑鳳惜歲華之易晚嗟  
桂魄之憊期舊國蟬催縈盈別怨芳時鴈度浩蕩羈愁想  
去郢以抽毫悵征秦而寓旨鏘洋在聽梗槩可陳觀其才  
情之旖旎也有若霞陣疊鮮金縷晴天鴛塘匝碧天容曙  
拆濃艷思芳瑣樓詫粧煙霏晚媚鮫鮓拂翠其雅調之清  
越也有若縹緲鸞鴻翩翩媚空瑤簫淒戾羽聲玲瓏幽人  
嘯月雜佩敲風其邁逸之壯麗也則若雲鵬迴舉勢陷天

宇鰲抃滄溟蓬瀛倒舞百戰交鋒雄稜一鼓其寓詞之哀  
怨也復若血凝蜀魄猿斷巫峯咽水警夜冤鬱靄空日魂  
慘淡鬼哭荒叢其變態之無窮也則若月弔邊秋旅恨悠  
悠湘南地古清輝處處花映秦人玉洞扁春澄流練直淼  
然自極斯盡緣情紛狀觸興冥搜迴景物之盛衰制人臣  
之哀樂窮微盡美 闕 古排今自體變江南氣凌鄴下莫分  
工拙詎可仰揚競耘寂以搜奇則恩榮飛動徒牽庸而綴  
學則格滯沈埋唯彼邀能是稱入巧泛鋪輕綺弄縱 闕 雅  
律之未裁八音叶暢類非煙之不染五色相鮮 闕 絕于長

華淮芳鎮畱于千古況愚通家著分總角忘年眾中則韻  
仰神仙席上則價饒鸚鵡破琴傷逝無復知音夢筆摘粹  
頻驚借彩佇談交之可作嘆寶鐸之徒懸猶幸斯文備存  
遺跡闕符增感涕下何從昔兩漢辨騷方聞注釋三都待  
引卽扣賢豪寄測妙以騰褒屬當仁于命世豈伊孤陋合  
遽討論將研旨遠之機已盡汲深之力附修名而不朽量  
璣慧以多慙粗折指歸難酬顧遇街微明于合璧敢議爭  
英洞節奏于璇宮竊期攀嚮

注愍征賦後述

武宣之間籍顯地者雖無如梁韓數公以雅實自任而能振拔後進然士大夫宴遊之倦猶或時道文學以佞助執事者而盧君尚以撓擯致憤於累千百言亦猶虎之餌毒蛟之飲鏹其作也雖震邱林鼓溟漲不能決其咆哮之氣且科爵之設是多得於彼而少喪於此侈其虛而歉其實彼或充然自喜而又以拱默相持曾不知日月沒於晷刻之間蠅翔而螢腐耳然則著明幸於弃默而能以愍征爭勅於千載之下吾知彼之作者有嘔血不能逮之者矣其所得何如於彼哉且上至聖哲下至豪特之士得於文學



者多矣豈以一靈運之狂而可沮辱天下之奇偉哉况面  
牆而悖謬者何翅於此耶愚前述雖已恣道其道壯悽豔  
矣而終不能掩其方外之致以是擲筆狂叫寄之他生又  
嘗著濯纓引以雪詞人之憤其旨亦屬於盧君且凡稟精  
爽之氣是或有智謀超出羣輩一旦憤抑肆其筆舌亦猶  
武人逞怒於鋒刃也俾其無所控告驅於讐敵必貽國家  
之患矣然則據權而蔽善者得不常以此危慮哉

連珠

蓋聞變可揣機明難辨勢金石之懸已叩孰謂識微風雲

之候未形罕知能制是以連兵百萬雖稱蓋代之雄間道三千誰悟入神之義

蓋聞中和所賦植性自馴孰爲之而曰鳳孰爲之而曰麟翔必以時肯爭名而作怪動惟中矩寧受嗾以噬人

蓋聞濟世者材存神者道各繫遭逢之運並著抑揚之效是以英豪未生虛傾市駿之金文雅已衰徒有游仙之棹苟慙白首而待聘不若滄洲而寄傲

蓋聞達識難窺神明有睽或推之而猶拒或仰之而必進是以釣川釣國入兆則亨從虎從龍乘時自振

蓋聞忠可制權則誠能洞感謀推體正則生濟奇功是以  
輔星連耀於將星則妖星自殞天陣克和於人陣則厚陣  
皆空

蓋聞識資匡慾智必寵愚苟貪榮而入險雖結黨而自孤  
是以川上不歸皆顧羨魚之網林間已碎難追彈雀之珠  
蓋聞愧於心者或毀人而掩謗足於己者必獎善而推公  
是以炫飾求容不悅端居之操優游待聘乃宏交讓之風  
蓋聞霽日纔昇於拂曙則蟻穴自開澄川或激於驚波則  
龍舟莫進何則明於誠而物皆競勸制于彼而我難示信

是以至誠未著見非感而不通橫俗無猜知有孚而必順  
蓋聞紳河礪岳之盟雖酬戮力翼子貽孫之祚本自推心  
是以陰德常施忘報而或能濟患危機潛患希時而無救  
禍淫

蓋聞角立爭雄必中乾而自殆乘權逞怨或遁喪而無歸  
將射鼯而發弩是忿風而焚衣所以傲吏格言先忘情於  
物我能仁妙旨當遣滯於是非

文中子碑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哲之生受任於天

不可斷之以就其時仲尼不用於戰國致其道於孟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百之祚五胡繼亂極於周齊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眾賢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數公皆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碑

聖恢之柄授必有施臣底之績濟亦厥時子惟善守賦而不私克輔於我貞觀休明之期

解縣新城碑

奉勅撰

夫披圖著象卽亘長垣裂壤奠居必局峻閭雖四鄰之可

恃在百雉之難窺然而事有弛張得時而後顯功無巨細  
得人而後施今見之于解城矣我皇帝之御宇也累聖勤  
求登賢致乂鑿乾締構允歸睿作之功壽國陶融必有挺  
生之佐式扶昌運對越上元皇帝體睿哲之機延統和之  
祚高視無外旁羅不遺洪水安瀾格茲穹壤明廷委瑞分  
映古今肅清廟之威靈竭大臣之忠力雖鍾災會益振英  
圖係在知人念茲活國內則臯夔叶贊外則方召專征克  
著廟謨且貞師律其有兼膺注意宜屬宏材正柱石于洪  
基感風雲於冥數蓋祥發神授佑我昌期斯人見之于蒲

帥司徒王公矣西爽炳靈中條會秀致用則牢籠三傑圖  
功則擬議一匡受寄股肱僉諧夢卜遇帝車出狩天邑纏  
兵鄧禹則封拜關中方之未重寇恂則撫綏河內比此寧  
艱輟外師之稔謀導鄰藩之叶舉于是使星遠降詔命始  
通瞻日月而惟新覺山河之自固人祇洞感軍旅益雄但  
既逼寇仇且當津要車徒還至竟赴齊盟戎夏駿驅共匡  
京室慮風迴于原燎竭日費于雲屯輯睦允諧克贍棟闕  
持廣厦鼎鎮厚坤始以一城之危抗移國之盜竟以數郡  
之力壯勤王之師勲復舊都慶延殊渥盛矣哉傳曰德刑

具舉武之經也農戰交修政之本也總是數者方爲全美  
此府自大厯貞元之隆郭公渾公繼臨雖博厚粹和本朝  
實賴而儉德異政舊史闕然公洞識古今兼資文武宏以  
濟物而恕必探情明以照奸而殺惟制亂人皆知恥道不  
拾遺視禮法之率由信恩威之並濟猶以爲備則無患志  
在格言安則懷生命于善教是資蔽惡有待必攻晉人之  
固護河南齊將之經營汾北雖謀非善守難嬰戰角之晨  
而利有必爭宜保馬頭之險由是公之初蒞鎮也卽以此  
地北綿汾晉西逼界秦造隴而雖貫復關壓境而匪憑高



壘時當無事則雞犬混并運屬有戎則豺狼密邇浮罍或  
渡縈帶是虞遂勅新規驟成堅壘挾洪荒而作固屹斷岸  
以高臨事等振喉勢同捍首豈比平原伐隴自標威寇之  
名斛律侵周別建定夷之號及城陷馮翊西面益孤烽舉  
隰州北軍方至遷延未測偵諜相搖日有風傳士無人色  
賴我關防夾峙津戍旁通杜兩岸之金湯堅衆心之鐵石  
共增聲勢得以枝梧旣納款于帥臣仍撫安其新附交獲  
利濟並致成功不然所恃長川亦當奪險矣而又以解因  
沃饒之潤置摧貨之司官帑委輸商徒繁會雲連里閭山

峙貨財絃歌詎稱于武城錦繡慙誇于襄邑貫天錢而下  
積已應星文認寶氣而旁瞻非惟劍氣所患者素無城守  
難固人心微有警于烟氛遽深藏于林鶴孰懲誨盜克讓  
周防振古所遺非公莫集既總兩河之務值多事之秋檢  
吏通商機能制用矯時阜俗儉以率先凡立科條皆能刻  
勵五使雖優于兼俸一毫不潤于私家用給工徒遂興板  
築精擇主將得張郁時官聚軍讐市搖物估欲因賦役亦  
以賑饑夫事貴研深所以見于未兆人難慮始所以樂于  
視成初公密計地宜且稽農隙裁其經緯授以規繩吏既

克勤期不憊素自中和二年冬十月奏請興役至明年夏  
六月凡計工五十萬城高三丈周繞九里一百六十步隍  
剗濬洫堞冠層樓外勑犒軍之營內修禦敵之具觀其地  
縈壯址雲鬱平川擁形勢而增嚴屏要衝而莫犯歸師遠  
跡忘自意于窺覲匝境罷局亦寧虞于奔竄其他緝飾悉  
叶機宜公旋陟上台懇辭劇務咸欣庇賴益著詠謌遂乞  
飛章願刊殊績以圖同庥樂土見託蕪詞權鹽使韋雍檢  
律在公巡官王慤琢磨効用與植將及商人等聯狀同詣  
所居慙懇至于垂涕竊惟自古恢揚盛業激贊宏圖朝則

帶礪傳盟家則盤盂著誓必資麟筆共振鯨鐘雖代積崢  
嶸而聲稜悠久滄溟鼇抃日觀可危片石螭銜雲臺永峙  
將貽終古實在斯文雅非振藻之工敢徇披丹之款權鹽  
使崔贊溫恭奉上感勵知催勘使王能遵妙簡宸衷喜成  
王事並以磨礪已久結構仍崇靡知跼地之誠遽有聞天  
之請名微墨客短才本謝于微能事僭詞臣牢讓豈申於  
恭命且禁暴曰治濟眾曰仁以此視其爲誠足以知其爲  
政眾惟同仰暴莫可凌彼或蔽捍邊荒繕修保障猶誇溢  
美顯示將來况數仞聳威近函陝右一方增氣旁帶關河

金定三月二  
三  
儲國用于無虞息人勞于永逸寵傳褒詔喜動鄰封方屬  
沈縣難辭紀述與崇墉而並揭豈深谷之我遷式備昭功  
靡慚撫實銘云

蒲乃國樞僉惟天作挾魏控秦佩河冠嶽蒲屏是雄勲賢  
是託孰膺帝俞克振王畧上詰倚注元臣激揚干霄作鎮  
跨海爲梁令無不肅謀無不臧擢彼新壘屹然巨防川廣  
可踰山高可轢曷以善閉必資全策城隍增嚴晨驚夕惕  
利害斯覩天懸壤隔解寶近鹽貨則兼贏車喧咽軋戶侈  
連薨財雄擅響鼎食提衡三河競湊六輔皆傾內貫通莊

外無固圉易戒致戎書警納侮或駭一呼難施九拒雖有  
棟橰誰庇風雨傳褒命日詩美維翰長空嶽聳厚地雲蟠  
俸能兼濟眾得懷安聖衷乃眷茂跡宜刊兆叶人謀機先  
神授虞於不虞守其必守峻亦不夷堅亦不朽唯此殊功  
翊之克久

復安南碑

臣聞天示武而太白不滅地育材而雄金自生高臨鑠慧  
孛之妖並用蓄干戈之銳雖域中治定元功載洽于人祇  
而閩外抗棱睿畧必當于弔伐是以荆蠻作戾周稱克捷

之謀越貊稽誅漢用討平之策馳雷霆而飾怒義在勝殘  
命貔虎以濯征吾非樂戰皇上之御宇也知幾作聖抱道  
凝神蕩千古而獨駕雄圖掩八紘而宏開壽域撫百年之  
昌運數屬延洪欽下武之耿光德膺丕顯心貽元極道契  
衢樽金椎震有截之威玉鏡洞無私之照蒸雲涵潤決天  
閩以滂流擊壤登歌嬉春臺而自樂故得氤氲叶慶動植  
駢休丹雘則寶露凝芳瑤闕則霏煙泛彩方欲停旒高視  
仰至道於華胥輯瑞標虔著成功于日觀綿寓隸必封之  
俗窮荒輸稟朔之心鳳樂方陳翺企競先于率舞鯨潭不

讓潢汚自絕于朝宗逖矣荒陬蠢茲夷孽拒昆池而壅境  
縈漳海以疏鄰嵩穴前瞻地勢乃遙分八角尋陵却阻星  
躔則下燭五溪競蠱毒于蜂宗扇梟音于鳥俗頃亦瞻雲  
薦祉幕重譯以朝周削衽移珍諷三章而頒漢金印示殊  
藩之寵銀簪增服冕之榮方毓德以羈縻竟憑驕而背誕  
窺華飾僭吠喧槃瓠之鄉負險挺妖豐結沈黎之黨琅川  
大擾洞界橫侵妖徒之勇氣干霄都護之窮兵竄谷千艘  
蹙浪蘭津之戍火宵明萬里驚塵梅嶺之人烟晝斷舉旄  
何暇猶申扣馬之忠曳踵誰觀莫救跼蹐之沴旣而城夷



交趾累陷功門飛駟駟以聞天決神機而起劍腐儒橫議  
請罷守于珠崖賢相拔奇命啟行于黑水於是鑿門受律  
仗鉞忘家宸衷輟盥食之憂壯士德橫行之志豈獨英籌  
獨運猶咨平越之庸妙畧遐宣乃逮伏波之號聲光載路  
勢激疾雷下五嶺而震金鉦沿三江而飛鐵軸中權令峻  
按虎節以風生上將策奇指龍編而天落賊將朱道古等  
傾巢奔命負固偷安塞合浦以連奇亘同勞而結祲雕題  
誓眾猶疑黑穴之神鑿齒窮兇豈直青邱之暴尚以哲王  
濟治先德後刑大聖兢懷好生惡殺韜戈制勝舞舜戚于

兩階弭節昭宣縱湯仁之一面諭其歸首霈以鴻私姑停  
斃獸之機顯誓輸龍之信守迷崇亂更宣蚊蚋之羣觸禍  
乘危猶幕蛛蝥之網元戎然後抑揚英武嘯咤風雲援旗  
而激憤衝星狗國而抽誠駕日幾神洞妙熊韜豹畧之權  
舞電威稜越騎燕犀之象于是營開礮石陣壓糜泠前軍  
則浴鐵爭登後拒則跳刀鼓勇宣聲駭宇怯鰲柱之傾維  
壞氣橫堤晦鴻雲之寢耀我旅力振兇徒大崩動必冰摧  
疾如彗掃驚濤沓鼓喧阗而獸檻爭奔烈焰掀天埃鬱而  
虹梁忽斷駭修鱗之決網軋累卵于排山七擒摠必勝之

能九變逞無前之銳伏尸百萬未窮追北之師廓地三千  
豈獨安南之境始者以朝廷專征重寄騁績遐方慮切均  
勞謀當易帥軍符未契猶懷稔寇之慙詔命將臨俄有麾  
城之捷遽收宸渙仍降優恩重委緝綏更恢經畧傷夷盡  
復爰申借寇之誠旅拒頻梟寧止登嘉之獻朱鳶再緝彩  
雉還嬰宣聖澤以懷柔道和風而煦育誅榛薶梗肆望樂  
郊撲魅驅狸潛銷沴氣農商並勸食力兼儲軍雄而蹀駿  
嘶風劍褫而蟠蛟吼匣兇渠假息屢驚喪膽之魂王旅騰  
裝更俟指期之舉投機扼險委勁待時幸席卷之可乘永

清丹徼匪鞭長之可及焉用石田昔下瀨徂征寧踰象坂  
渡瀘掩紀纔息蛉川豈同指授長馳披攘右弔沃騰瀾于  
爝火蕩危葉于衝飈利盡海隅聲稜蜀表中規克運振日  
捷于丹冥吉語旋聞慶山呼于綺殿匪徒封離授首三十  
六之種落迎降槃木歸仁六百萬之寶夷向化威懷益著  
典秩遽加茂績英姿別贊畫麟之寵帶河礪歎重申白馬  
之盟自將禮冠于朝倫豈特榮高于策府盛矣哉且四夷  
華夏千古勞師折衝實在于謀謨委寄惟艱于授受昔之  
命將繼得其人莫如材爲時生祥資世烈感狼星而兆壯

煥驪穴以騰英玉帳金壇神授六韜之訣調戈寶鼎門傳  
八命之基故能業嗣良方名高異俗撫士樂同于鳧藻伐  
謀動契于龜著麾下從容每投壺而講禮帳中談笑亦披  
卷以研精必當躍馬橫矛恨征南之不武詞宗學海輕鎮  
北之無文式是全能允膺注意故得勅吞敵國勢峙長城  
廟算遐敷家聲克裕三川底定粲青史于元和九郡肅齊  
著洪勲于盛際元和中杜公黃裳舉僕射崇文平蜀今相國夏侯公用安南公駢遂復交趾故地  
恭惟燕翼之謀自契君臣之美幽陰雪憤竦七廟之靈誅  
霧廓清彰一人之聖武中外禔福飛沈載揚韋帶諸生

鉦鎔賤質早負徼能之志曾無騁力之期有慚于鬻術明  
廷欲希橫革非所以煥揚休烈未始抽毫竊抃神功猶增  
懦氣鹿鳴登薦小臣無補于頌歌龍德飛榮大國必資于  
雲雨昔牢夷勦定漢紀崇勲林邑克平隋刊盛績將欲耀  
聲明之遠暢詫轍跡以無窮輕叨謗材仰騰茂實庶雕豐  
麗德卓穹厚而長存瑩儉圖功示威靈之無外載惟荒憬  
遂揭穹碑銘曰

珠躔映運鼎業鑿乾麟銜瑞紀鳳舞昌年層瀾浩注景祚  
遐延光凝寶篋慶藹祥編上詰繼文皇圖增煥得一踐義

登三轢漢懿網牢籠大鑪貞觀宗社還資徽明接旦雲腴  
洞潤月窟皆傾鉤山就日截海來庭琛羅翠羽賁委香瓊  
旁魄萬有駿奔百靈乃睠荒夷獨迷元造虺毒潛萌狼心  
益驚侵激焦煙塵埋瘴嶠敷命講材式資窮討衮服將授  
暢轂斯臻肅拜清廟時維寶臣熊旗日浴貝冑星陳機懸  
玉弩慧迸金鱗申命長驅指麾橫厲嶸嶸鷹隼稜稜虎視  
疊懿莪山連師禹裔視險必夷屠堅若脆元戈增耀赤憤  
憑兇鋒攢睥睨火迸矍矍天聲下震神將沈雄高牙爰指  
厚陣皆空吒咤虹攄騰凌電掃動若摧枯勢踰穿縞血浪

噴溟顙山亘島沴卷一隅霞披四表我武旣張我威載揚  
克剪違命乃恢舊疆上帝寵錫元戎休光允茲壯烈有耀  
羣芳遺孽偷魂數將盡滅魚窮爨鼎蟻懼搜穴用警殊倫  
斯爲還轍勒頌海垠式昭天伐

故太子太師致仕盧公神道碑

公諱渥字子章范陽人盧氏出于齊齊之始祖以姬周克  
享于仁乃佐文武定天下弛刑之後其裔孫又能以大義  
匡奉且救諸侯之患宜其百代昌盛矣及拓跋陷幽冀之  
域士人之整飭官姻不失其舊者推于周黨所爲甲門高



齊恩通公爲黃門遠公八世祖曾祖某官祖某官皆以德義顯本朝先公諱某兼以儒術吏治厯仕終某州刺史娶清河夫人生公公植德秉仁而識致遠大濟之強學發爲文章故未就鄉學舉則時輩後生皆以爲傑出雖文場迂滯然時者亦厯指要顯不敢徒以負地待之會府方重首薦公爲主試者所強舉子未効其業於主師則踵門投贄者已數百輩時宣宗銳意文治白衣稍出流類亦往往上門故公中選甲科籍則待制名臣亦以得人爲賀皆爲儒風隆替當係于公累辟諸侯府亦以公去就爲輕重御史

丞將選僚屬遞相告約纔及升班之限臺命已行太夫人在洛乞以散秩就養拜國子博士分務殆十年公議所迫遷侍御史專領東臺之務徵起居轉司封員外知雜事正色讜言舉劾不撓遷司勳郎中時宰所忌出倅宣武軍以緩之未更歲入爲某曹郎遷拜萬年令大京兆每引見必優禮言則規稟諸曹請事若奉嚴師其政可知也誥命極選所以內訓百辟外訓四方元和中若韓李二文公裴晉公令狐相國元白李淮南聯處內外之制任征伐約束欣助大朝其後取人多以時望望勝則人以地優用輕則才

以勢軋兼而不忤乃屬于公拜某官知制誥每涉委廉則堂列聳貽宰相詳議大政亦俟入直乃行前後六年編錄盈筭實一時之典則也丁內憂哀毀逾禮士大夫莫不感傷免喪拜陝虢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前涖是邦或出禁侶恒畏內臣護軍劉重美黨類豪侈傲視廉使橐奸黷貨得以自專及公至鎮待之有制重美雖漸斂束故態未鋤公舉其壞政之甚者面數以挫其鋒氣卒俛首受教權不外奪教人自蘇息矣遇江嶺宿兵邊戍乏食滑州軍奮臂標迴開折天侶及驟至墻下吏士縮慄皆請閉關拒守公曰

彼凍餒所迫未聞肆毒吾因而撫之冀其返善若首唱其惡彼畏彰聞則懷疑蜂潰矣廷議力未能制且當遇其所歸奈何反開門具餼勞召主將親諭之果遽感悟而東逮出境人無罹其患噫古所謂仁勇難哉其他惠愛廉平猶可徵諸故老初公報政當陟且懸文柄之命權倖所沮事未克行及此傳聞中外推敬故宰職得伸其所志冬十月拜禮部侍郎羣輩之躁聚勢門欲以浮論寵駕主司者迎自咎其牙角洎入貢署纔引明經則美稱已譁于外議遇大駕南幸乃中輟人至今惜之明年春自都潛出二月至

中條舍于幕吏司空圖被疾浹旬方至洛由漢陰詣蜀舟  
行迂滯尚以後至授國子祭酒公論逾鬱拜御史丞兼左  
丞東拔端良風威益振駕迴未幾又徒步扈從于寶雞至  
褒中岐蜀阻兵食俱困主相深念計無所施乃拜公戶部  
尚書領興元畱事知節度使事焚剽之後百姓逃竄公躬  
自招撫且徵賦食山厯相勉貢輸軍聲大振時議以爲蕭  
何大勲實非公不濟上每斂容優異許以入輔者數矣公  
堅讓乞退至京尚以檢校司空太常卿疇庸遷尚書右僕  
射自古澄汰稍厲多礙于時苟訾失實則受制羣黨驅之

仇敵反爲國病矣公謂軌律在已足以正人未嘗惑愛憎之言遽出升黜而尤者自去明恕以彰又古所謂得大臣之體者乎仁哉累授保傅尋以檢校司徒致仕從堅請也大駕移幸公自華至洛天祐二年九月十日寢疾薨于長壽佛宇享年八十六嗣王輟朝贈某官諡曰某噫古之碩賢或享高位上壽蓋尸其柄者時顯至公以警于昭幽俾爲善者不悔耳公孝于家勤于國宜于人旣于是而報應又如此果使後之追企者唯恐不逮以邀福於神明然則善人之化于人雖沒世而彌彰矣且家邦將盛必有所繫

蓋感致之效當究其源耳初公既屬文太夫人知其友愛  
諸弟且命相敦誘故諸弟子亦能相師稟就其所業及公  
中第卽又孜孜指導進取果歲繼捷皆籍於顯地祿養之  
榮孝敬之美一時罕及也推是而言則詩所謂施于兄弟  
至于家邦公宜與聖人之徒亘百代而合契美哉公介弟  
尚書公紹九檢剋亦能率其子弟俾幼無違者仲弟治考  
功郎中季弟沈右補闕從事洛都畱守府蓋雅族積祐有  
以保持公以其年十月某日附葬于緱氏某鄉某里禮也  
夫人姑臧君李氏柔順明淑叶公慈卹內外孤嫠賴之獲

濟先公而終孤荆部侍郎膺實惟冢嗣敏材慎行而器競不能入弟賡左補闕整整唯謹目爲令人有以見綿祚無窮也自昔負大名擁大望苟無其實必若負重而趨雖非有力者擠之亦當自蹶矣宣懿之際士類方競其間與公別著親友之分者崩崩當世止有數賢皆退可革天下之澆風進可效荷天下之大任歿則金石之綴史氏之筆端豈容易而品級哉千載之下必得其人蓋知始無愧耳今年秋八月愚詔追洛拜公牀下明日繼謁蒙手授以詩且有釋氏多言宿分深之句瞪視不言若屬意於紀述默至



感悟誓竭菲才況業履謨庸三紀備熟雖有文酋之工亦  
莫能詳悉然則刊爾信實門人焉得爲讓銘曰

姜佐宗姬仁移于誼馳及厥裔亦恢四履紉絕扶微益延  
世祀戰國橫潰獨整士風漢氏之東植顯大宗黃門魁偉  
州黨所宗逮我太師教義足維出入允宜萬方廷萃珍貺  
疊委待公爲瑞秉文慎擇列曹驟厯乃訓百辟國事洞疑  
王旅阻饑惟公是咨冠裳奕奕禮義是則公庸乃陟或道  
之亨孰喜孰戚華崇之趾吾老如此克躋壽祉皆極報德  
照彼日星摩地載扁饒石張銘濟我淑貞勗爾後生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十目錄

司空圖 四

太尉瑯琊王公河中生祠碑

故鹽州防禦使王縱追述碑

華帥許國公德政碑

蒲帥燕國太夫人石氏墓誌銘

故宣州觀察使檢校禮部王公行狀

容成侯傳

段章傳

竇烈婦傳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十

司空圖

四

太尉瑯琊王公河中生祠碑

臣伏念天人之慶靜則統和於天化動則保定於中興莫  
不肇擁元符已濟昭登之德旁徵幽契亦伸叶佐之能內  
著彌綸外宣風績克延休命共贊昌期雖復地輔登皇星  
樞延聖八極柱斷鼇之表百靈趨駕象之塵信謂元方猶  
勤致乂至若錫戈祚土賜履專征止圖九合之威亦賴五  
臣之佐况頃者運屬履危時當戡難寓縣尚搖於塊軌蛄

欽定全唐文

卷八百十

三

二

蚊方駭於沸騰欲拯橫流是資傑出漢庭劍履名臣之禮  
秩皆優烟閣丹青上將之風稜如在我國家之御歷也厚  
恢周德寬富殷人蕩千古而獨駕雄圖掩八紘而同開壽  
域宏材構厦常扶不拔之基穢俗傾風盡仰昇平之化皇  
帝明融睿作剛體乾行深研不測之機廣被無私之照常  
經多難時亦濯征掃氛沴於靈旗碎餅罍於天斧文思緯  
俗廓貞觀之英圖神武定基符開元之大業克諧注意本  
在知臣叶風力以陳謨駕昆彭而騁績克綏中外保奉宗  
祧大順二年月日首議陟明累宣恩詔以命河中節度使

王重盈加檢校太傅兼中書令河汾蓄寶閎閱資祥代濟  
賢豪業傳詩禮自標奇瑋難藏豹蔚之姿本俟遭逢果振  
螭蟠之舉式膺妙簡允著宏規不有褒崇孰明獎勸且自  
古英達致用風範相殊政則以理爲先化則以人爲本雖  
或議叅草昧名列循良集東觀之羣儒皆令贊像推南山  
之汗簡盡使書勲尚有間然孰當全美道之必合聖亦罕  
言大易所謂窮神不言而速哲人所以垂訓不令而從蓋  
率以身先用如響應公幼推至性動必有方色養不違友  
于兼備在閨庭而惟謹處鄉里而無尤衛公靖幼實師儒

寧妨勇烈英公勩貴能事長果保宗良是乃化已行于人  
子也且移孝資忠自家移國信風行而草偃若傳命于置  
郵故亂離以前委寄卽重効彰理劇誠著讓夷課實最於  
西河榮遂臨于分陝車未及境寇已陷城僵仆如邱烟埃  
翳日公乃唱大順振義聲招葺逋逃撫循瘡痍誅榛薶梗  
漸闊樂郊撲魅驅狸潛消沴氣檄馳東夏饋賑西師四海  
搖心盡攝鯨吞之勢重關失險獨當豕突之衝壯我金湯  
剖其牙角實挫滔天之暴非徒捍境之勤大寇旣逃鄰封  
共慶遽求罷任本切歸寧堅避成功益彰傑操是乃化已

行於人臣也且卹刑育物往哲至論於兵法之中亦叶道  
家之理雖戰同九地或於危地爭先術用八方乃以生門  
爲上勿輕士類方保衆心盛衰之由寬猛可驗雄名震敵  
忌唯在於殺降隆德傳家慶本延於慎獄公明爲照意在  
勝殘深防巧詆之文每用惟疑之典或有狂妄自掛網羅  
罪皆止于一身恩必加於百口神明洞感福佑宜鍾是乃  
化已行於宰守也夫約已裕人招懷必信推誠體國嫌釁  
自平公實寬宏且無猜沮每示坦夷之道不行讒佞之言  
延納羈孤優容僚吏位雖益重謙則惟光泛愛皆周親仁



每見賓賢備禮耆英盡綴於詞林將畧求材劍戟自森於武庫况路當衝要時犒師徒使車旁午於軍中將迎益至羽檄交馳於境上談笑忘疲志切匡扶義惟尊戴每承詔命若覲天顏亦常因拜飛章大集戎旅誓堅金石同報寵光保九重高枕之無憂絕五夜甘泉之有警內則頒宣朝旨外則鎮撫人心竟用綏和到今繫賴是乃化已行於藩閭也且將圖豐逸必正本源侈與驕期莫能勝弊儉唯德固乃不移風苟曰聚人必先濟物公幼負四方之志家無一擲之資意氣所傾英豪共感今則欲均公用不樹私恩

動有常規賞無濫費上勤時貢下贍軍須月未及於授衣  
士已忻於挾纊農商競勤役不奪時關市薄征肆無滯貨  
利每推於近監惠豈計於傷威靡尚虛名多仍舊制雖風  
亭月觀不增遊翫之華而城雉軍營足壯藩方之氣均能  
勸勇儉足養廉誠滿持全居豐處約是乃化已行於閭里  
也率是五者施于一方薰爲和氣屢致嘉祥故得疵癘不  
生豐登相繼自竄渡河之獸如驅避境之蝗禮讓俱興人  
有恥格征徭漸省俗賴懽康貨殖殷繁井閭填咽街無促  
步巷有安歌壯千葉之威稜冠三河之富盛關防旦啟誰

候鳴雞徒侶宵行罕聞吠犬此蓋罔存小察唯總大綱用  
宏寬簡之規克贊雍熙之運景福元年正月上自將佐下  
逮緇黃五郡聯屬四封耆艾共忻宏庇請建生祠牢讓累  
陳至誠難沮五月日都押衙錄事參軍又詣讓軍使特進  
思猷請奏別立碑紀上亦俯從人願有命微臣伏以祀典  
闕文朝恩特允雖或徵於近史亦宜本於衆情丞相仁傑  
之撫疲羸僕射元振之安夷夏皆畱盛躅孰繼美談豈不  
若峻峙在前人皆仰望洪流非遠日可窺臨所以別創祠  
堂嚴陳像設者蓋皆蒙美利并荷豐功願申報德之誠別

置表虔之所且公抗衡右族著籍本州顯沂水之華宗煥  
晉陽之貴胄盤聯日下輝映關東前修則家牒流芳後嗣  
則卿材森列公先君勲華早振政績頻彰已結義於鄉閭  
仍種恩於部伍永言積慶實異他門況元昆頃鎮河潼遠  
推表則仲弟鎮臨此地惠愛斯人季弟植性謙沖宣勞宿  
衛次子今陝州相國能傳善教大濟仁聲長子瓘故蒞平  
陽季子瑤今爲慈牧并遵誥誠皆稟廉明諸子等庭列鐘  
彝笥傳組綬靡忘承家之訓方滋視履之祥而公又領蒲  
之初也深自竄伏過於推奉越人燠穴蓋虐求賢晉國乞

盟始聞定難旣抗言而誓眾方攬涕以登車里巷相懽風  
雲動色宸衷夙注寵詔遽臨致闔境之允洽固本朝之是  
衛况家豐光烈治陟殊尤流寓安得不歸士庶安得不感  
且自漢儀重整周室甫寧三畿則橫被隩區九鼎則深盤  
王氣山河益壯日月猶新心膺連營蓄雷霆於北落股肱  
重鎮寄柱石於東門允副分憂合膺異渥宜其恢宏棟宇  
瞻奉威容上顯聖慈下諧人欲極當時之盛美標抗古之  
殊榮美矣哉臣跡本寓居心非昧利久懷贊激竊聽謳謠  
奉眷獎於絲綸素慙鴻筆圖嘉庸於簡冊先琢貞珉方備

編修敢辭紀述銘云

貞符奉我誕命維唐跨轢三古牢籠萬方雲蒸日煦費輦  
琛航基仁德厚祚德逾昌數有屯夷時嬰否隔海岳搖蕩  
人祇憤激軒俟垂衣舜勤舞戚皆安寵利宜卹社稷殷憂  
將變興運有開涵濡動植揮斥雲雷地岌重正天旋更恢  
疇庸乃睠共致康哉寶鼎傳銘雄圖作固儀彤九牧光昭  
百度威濟家聲功寧國步蒲人熙熙是禱是祠孰歌且舞  
童頂龐眉何以祝之祝公之福險夷不渝保是寵祿何以  
祝之祝公之壽左山右河惟公克守何以祝之祝公讌喜

公樂之人如酒斯旨何以祝之祝公之安公安可久附眾  
惟寬公之報國人亦報公提嬰撫稚必敬必忠人之報公  
神亦報之拂災禦暴不流不移通衢共仰華構崇之莪冠  
傑表煦物溫容蔚然喜氣靡若和風樹之可愛蒲之所賴  
帝慈允屬天鑒不昧條峯顏顏城在碑在

故鹽州防禦使王縱追述碑

夫爽貫五行粲星芒而騰列靈標萬彙挺人傑以降祥式  
贊鴻鈞乃符元感恒運網緼之化潛融橐籥之和然而拂  
日貞松必生於喬嶽環天重器亦鑄于洪鑪水積厚而脫

鵬門愈高而容駟克蕃令緒固在華宗况自緱嶺上征姬  
邦委馭代爲著姓人不乏賢或濟美于參墟或炳靈于沂  
水祥分鐵印系總璇源西晉殊勲則榮連邸第北朝雅望  
則地顯官婚貽謀各著于承家致用皆光其佐命朱輪華  
冕豈獨推恩甲令門風實先種德是資奕葉誰與提衡公  
諱縱字希聖太原祁人也曾祖某譽合貴遊跡追高矩冥  
鴻不失天爵逾優祖勗皇任潭州端氏縣令價重儒林行  
熟士範早推仁于宰字已屬望于公台父載皇任檢校秘  
書少監贈少卿早振宏猷雅多奇節自激封侯之志欲垂



濟代之名位鬱于時慶延其後宜鍾秀氣歷佐昌期公幼  
挺英姿夙彰傑操鎔金入用百汰唯精建木標奇千尋自  
植稟說禮敦詩之教蘊經文緯武之材欲紹家聲遂參戎  
右研精玉帳演秘金韜陰符必勝之機制于掌握敵國相  
吞之策決在毫釐氣蓋三河聲高六郡長慶初以力戰拜  
監察御史名藩振跡初加馭貴之榮憲府揚威更帖承華  
之秩太和九年授河中馬步都知兵馬使別選材官教成  
騎陣自茲出討所向無前開成宰相鄭公肅允屬鎮臨允  
稱鑒略仰賢有素授任不疑擢奏馬步都虞候總中權之

劇務示列國之上卿喜動旌旗威生里巷得人之盛他鎮  
罕儔會昌二年武宗以回紇累葉憑驕緣邊扇酷久定掃  
平之計尤難將領之權旣而蒲帥石公雄授命濯征總戎  
出塞公爲都知兵馬使捐家誓報蓄銳別營虜陣猶堅軍  
鋒稍壯未振鼓行之勢空稽廟算之籌公內決一奇中分  
千騎出徒間道擊若疾雷已繼捷書方麾大旆豈俟排山  
之力乃成破竹之資火烈風驅震天駭地血滂大漠則瀕  
洞傾河顙積高山則亘連絕塞單于傾種貴主還都克宣  
宗社之靈頓雪人祇之憤腥羶盡滌氛祲皆消萬里長城

允膺朝寄九重高枕永殄國難粃糠麟閣之雄孰爲上將  
贊頌龍庭之績彼獨何人上乃遣中貴人劉英侔賁詔慰  
勞自殿中侍御史超拜兼御史中丞太尉李公久秉大權  
素無濫賞倘非公論莫致驟遷又拜晉州司馬上黨興祆  
復提王旅太原崇亂兼領郡符授沁州刺史外訓驍雄內  
蘇疲瘵殊庸旣顯善政亦聞擢邢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  
山東叛命積年人爲難理公揣情設教俗乃驟移禮讓旣  
行閭里相勉旋當謝疾莫遂乞畱驥路未伸崔羅無愠志  
詎忘于憂魯言恐及于平吳久之拜右龍武將軍仍知事

環翼宸居僉諧宿德剋煩苛于積弊罷浮墮于竄名心膺  
所資貔貅自肅雖居中而持重每急病而讓夷宣宗皇帝  
以河隴陷戎祖宗遺憤將謀恢復翹注忠賢又屬鹽州守  
臣政失人和釁連羌部雅重專城之選仍當錯節之難公  
簡在宸衷對於便殿伏波強記備述山川充國勇行請圖  
方畧仍授鹽州防禦使檢校常侍凋殘之後輯睦維艱虜  
交未固于解仇漢爵已頒于款塞兵農競勸夷夏肅齊旣  
而間使行邊飛章言狀上乃臨軒歎激累詔褒揚獨授中  
規希其重任繕魯州之堅壘食力兼儲資隴右之威聲墟

郊漸闢和薰獷俗惠洽惇嫠已彰拓境之勤卽議疏封之  
賞方延渥澤別立雄藩而運鬱時來福虧冥報連中峯而  
嶽裂襲右將以星沈色慘朝端悼深宸極雖荊州罷市衡  
紀屢遷而蜀郡奉祠訶謠未息古之遺愛無以加焉咸通  
三年三月三日薨享年六十八理命具存憂邊是切益勵  
鑿楹之誠如傳鏤鼎之勲某月遷窆于某處附先塋禮也  
地啟佳城儀陳詔葬舞鶴旣占于形勢謀龜乃兆于公侯  
封樹增嚴音容如在皆知世紀之必昌矣初大理府君娶  
于隴西李氏追贈隴西郡太君簪組聯華蘋蘩頌美公實

爲嫡嗣娶某郡石氏今封祁國太夫人四德兼崇六嫔推  
敬早貽芳于閨範宜應禱于河靈保是鍾祥成其鼎貴五  
子長曰重章少稱豪爽深究韜鈴從擊匈奴著勞盟府歷  
諸衛將軍終威州刺史次曰重簡今任華州防禦使檢校  
兵馬尚書朗拔逸羣惠和得眾左憑致捷宏畧居多次日  
重盈今任陝虢觀察使檢校左僕射沈幾中濟雅量外夷  
撫寧西河鎮靜東道次曰重榮今任河中節度使平章事  
明澄海鏡響震霜鐘體先覺以通奇應旁求而聘績錙銖  
王佐表映人宗自北府初援副車卽持戎律外師謀入危

城勢搖四鄰閉境以相觀一柱中天而獨立首排羣議決  
策勤王賑贍諸郡指揮突將破連營以通西路質季弟而  
撫北軍同華旣平關防盡闢繼納歸明之衆遽成克復之  
功羈制奸豪保安封守而又處勞期逸推俸僦徒環築解  
城峻增關壘舉無遺策動必中機巨極底寧議勲殊等次  
曰重益勇而知義和以秉謙履險不疑輸忠必竭以任子  
拜左千牛衛將軍初先公之捐館也清塵未遠儉節彌彰  
產薄一廛家徒四壁太夫人保和安遺演訓擇鄰俾蹈前  
修皆能聳構且及親之貴自古罕兼老萊則空耀彩衣多

慚紱冕潘岳則唯稱壽酒固乏鼎彝豈同大國進封高堂  
拜慶劉加二驥荀倂八龍相印師壇共觀畫錦金相玉映  
各炫晨葩猶陳斷織之規寧軫倚門之念一女早適溫氏  
致克和于鄉族亦秉教于母儀而又慈訓諸孫蔚爲令器  
亦升寵秩森列庭闈方傳帶勵之盟實冠古今之盛夫力  
攘大患顯致陰功則必降祐上元紹熙來裔永夷堅敵累  
洽仁風果培樹善之基益遵勝殘之報司徒相公以豐功  
繼志異政傳芳褒崇致感于漏泉紀述欲先於表道謀刊  
懿烈辱命蕪詞合伸起敬之誠敢避非才之誚竊以祥渾



金匱要略卷之二十一  
三  
流裔文武爭驅家牒雖分靈根共貫至公崇上宰績贊中  
興彼江右之蟬聯昔慙丕運我晉陽之龜組今煥盛時綿  
祚層瀾盍雕豐砥銘曰

維德有融維賢克嗣禮法貽譽勲華命瑞雜躡芳塵紛綸  
寶氣武烈披顯儒風橫被績茂佐秦名高輔魏繼祖無忝  
圖徽罔墜天臨我唐瑞降文昌驅崦逸發駕浪雄張虹據  
耀采雷震飛鉞英標激俗峻節凌霜研奇制變料敵摧強  
量吞巨壑威攝窮荒申命寶臣允茲薄伐壯志逾勵沈謀  
獨決日逐偷魂天驕浴血魚寶竄鼎蟻懼搜穴輶輶下碎

攬槍上決利盡長驅聲稜有截我武惟揚我伐用張俾侯  
寵錫謁帝休光和如金石著在旂常內司環衛外峻巨防  
通班石室進秩銀璫臨機必斷視物如傷兩地輯綏五原  
惠愛禦侮材難開疆計大日駐麾戈雲橫出塞白虜迎降  
青羌自潰戒守益嚴資儲永賴轉軸摧旃揚旂委旆禎融  
積慶祚表垂仁綿休自遠啟映維新恭恭令嗣濟濟良臣  
名藩重寄暢轂文茵門交華戟地鼓洪鈞推忠致主履孝  
榮親潤接靈長勝資磅礴此兆松阡昔圖烟閣漢詔騰褒  
夏卿薦渥林蔚逾繁源深不涸刊爾將來緬懷可作克濟

寵珍永延懿錄

華帥許國公德政碑

臣嘗跪讀貞觀政要伏覩太宗文皇帝卽位之初每以爲將致治平必先仁義在德賢而作乂乃錫祚而永延古治足徵格言可鑒豈不以化訓則易服威肅則難齊者哉然政教初張德刑具舉文衰則削將弊也其風必佻武瀆則危將亂也其政必暴始于厚俗方克濟和視今足以知昔矣聖唐照臨萬方韜軌三代固資天力實廓帝圖神靈蓄不測之威正朔被無垠之族皇帝中興昌運丕顯耿光洞

德澤于六幽雲蒸其潤仰徽明于八表日煥其文內輔外  
藩而允諧上祇下肅而迺勸太平之祉可固矣乾寧元年  
上御便殿遂出鎮國監軍使董重彥所奏前後將吏軍人  
百姓僧道等懇請爲其帥置生祠紀德政表章俾揚陟狀  
宜允衆情宰臣亦僉謂近鎮大臣諒能推心及物第因牢  
讓久蓋嘉庸宜徵撫實之詞用著不嚴之治翼日遂下詔  
前戶部侍郎司空圖條次所上刊示無窮謹按華州節度  
使太尉潁川郡王許昌人也汝潁標奇勲華襲煥偉登壇  
而挺佐壯柱國以連榮間氣迴鍾英材卓振鎮爲岑鼎用

作雄鉞志不急于封侯誓惟堅于效節累陳秘策俄領偏  
師潔身而遽出險中振跡而旋歸行在詳觀機變乃控河  
潼旣申匡復之謀實顯肅清之效師徒自輯都邑晏然大  
駕旋迴宸衷迺眷撫綏益至疲瘵漸蘇初王之至任所也  
公署僅存人煙殆絕晝靜而狐狸傲視風驚而雞犬蔑聞  
王寢興匪寧吏士相勉山祇應禱膏澤以時稍實倉箱漸  
知禮義纔逾朞月日復流移兒童沿路而不驚草木罹霜  
而亦潤關畿無阻旅次皆安汙萊盡闢藹宇兼培其新附  
土眾亦競課農桑凡資生聚莫不蕃息加墾公私田若干

頃畜牧藝植亦皆稱足但三縣兵荒之後雖賴招懷數都  
節制之師必伸威畧匪招懷何以附眾匪威畧何以安人  
動則經戎靜則濟理食和自化別爲君子之營伏順無前  
亦有諸侯之劍其始王之入守京室也商州程景思乘虛  
掩襲欲恣攻凌公馳自青門戰于赤水其蔡軍臨陣翦滅  
驅係而王並解甲縱之明年春宗權復遣賊將圍逼陝郊  
虢州刺史張存背陝迎降旋又持疑搆隙遂密表請狀部  
伍據關捍敵曾未浹旬遽聞失守蔡將張琢席卷深入兵  
近五千王所統見軍不逾六百率先士卒盡殪凶渠不崇

朝而復收州城自此藩方改觀矣又交鋒之暇恤物尤勤  
遺犢棄蠶皆令護養扶羸挈幼免復驚奔斯乃稔其庶富  
及天師北征招討使以繫仰請行指撝務重瀝懇固讓拜  
章累陳竟慮上軫主憂久稽朝旨臨危不憚赴救遠征及  
向道阻艱物情沮撓猶嬰孤寨常保萬全前後獨當八十  
五陣擒戮五千餘眾并收奪堡塞七所而我軍未嘗敗衄  
王初欲事行旁無取濟至於糧仗皆自資持及猜沮班師  
險夷著節所經千里不犯一毫竟能亘抵爲梁檠旗振旅  
俾感撫循之德悉平憤激之心又屬楊復泰楊守亮之佐

在興元密叶狂謀顯逆狀既連商畧逾逼封畿王知岳拒  
命不悛迎鋒立潰朝廷乃詢故實益委制臨巖險悉平農  
商庶悅及邠岐合勢梁漢須隙殘寇纔奔兇威尚熾乃命  
都將選精銳兵五百趨商州南鄙俾其捍禦授以機權奮  
少擊多排山壓卵魁渠折首支黨束身凡梟擒之外其所  
歸降並家屬尚數萬眾實資神算大振國威爵賞既行中  
外同慶遂冊太尉本郡王食邑若干戶王嘗謂滿能招損  
貴必期驕幹宰造之權無容入巧弭間離之隙莫若推誠  
誠在未能形于崇讓故自加相印太保及今封拜凡憑懇



數次上言無不至人以爲煩朝旨莫迴絲綸累降鄰藩方睦勉諭萬端至于恭命之時猶切履冰之懼噫爲臣爲子安家固俟交修乃能爾訓推其錫類足以及人體忠貞則其道適同且非黨憂社稷則其心不隱意亦何尤內絕私嫌外周泛愛此又持政之難也致政僕射雖著義方罕於嚴訓王恭勤備至浣濯必親臨敵惟恐貽憂居常未曾掛慮怡顏侍膳跼影修牆此又力行之難也識以濟才學而敏政退公齊慮開卷忘疲雅好咨詢尤敦名教每用通儒之術時開講禮之筵此又聳勸之難也洞達物情深涵雅

度邪諛必照狷直皆容心秤自平毫端靡忒幕中取士必  
以精修麾下選材亦兼敦說舉無遺策用卽成功此又鑒  
局之難也勝殘之本往哲所先聽訟之明片言立辨王自  
治軍蒞政纔及壯年照忒揣情必研精慮司法吏乞常陳  
具獄縲囚等三數輩已甘抵刑王察其深冤果驗真款所  
司考校奏陟殊尤不示威強惟修輯睦匪畎漢疑之好入  
無聲妓之娛惠不費于公財利不腴于私室以是訓服可  
行蠻貊又常滋種德非止恤刑危者不擠窮者必拯昭報  
果符于冥感嘉祥屢表于有年亦奉真宗庶能柔物慮苟

希致福必將強斂于人唯申孝思自致精舍有詔褒慰仍  
賜陟屺爲名而又勅製都門崇嚴嶽廟僦徒繕壘賦食修  
營皆役不奪農悅能集事凡築新城若干尺增構營舍若  
干間架又添主客軍額若干人至乃上勤時貢下濟朝班  
每于均節之中須用方圓之術英規茂績輝燦古今昔周  
人之錫彤弓漢氏之刑白馬用昭信誓實賴匡扶故命厯  
之延更逾于定鼎山河之誓共慶于貽孫煦作春臺恢爲  
壽域其間偶躔災數暫翳妖氛方搖發殺之機已屈爭衡  
之力糾踐土兵車之會敢瀆齊盟稽防風玉帛之期終嬰

大戮況我國家仁敷行葦澤及漏泉協宣睿作之規茂對  
昭升之列運符幽贊賢爲時生金石俱諧旂常並煥其或  
疇茲戡定別紀修良旣允屬于當仁宜更標于刻石今據  
都押衙錄事參軍等狀具言乞置生祠已令罷請其制碑  
事王雖遵恩詔唯飾詞累命賓僚致書申諭且道由屈已  
久則惟艱舉不避仇非徒禦怨言而必察孰敢隱情研深  
本在于防微慮禍莫先于輕敵靡忘愼恪方保初終以此  
持危自鍾全社旁徵明哲載考聲猷久副宏慈果膺異獎  
臣僑居郡境備聽人謠雖乏潤色之功夙慕陽秋之旨今

則虔承綸煥俾振寵光將致不刊敢濱溢美抑太華捧天之跡力可扶危縈渭川潮海之瀾人知注意竊惟尊戴克盡褒揚庶用永孚斯爲炯戒銘曰

天視唐德丕祐一人克文惟叡克武惟神乃戡乃乂自我憂勤興運已固萬國益親有君有臣內祗外肅載庸碩勲以輔以牧惟此戎藩控臨近服惟此韓王華人之福旣忠旣孝上行下効靡剛靡柔惟王之教王之士伍化王仁勇鼓之而抃賞之如恐王之農夫化王勤瘁乃積而輸乃糧而峙王之吏屬化王明恕察而不煩嚴而不暴王之賓朋

化王德義惟窮是恤惟善是富王之親鄰化王服儉人有  
贏財官惡橫斂王之僑寓化王悅古蚤夜孜孜里如鄒魯  
匪勵匪率孰濟厥庸匪誠匪藎孰表厥衷華郭惟鄭郭氏  
舊鄉始終敬慎千古汾陽誰克繼之兢兢韓王明宜祥發  
興國無疆碑于道周于王何有銘于王心而后可久儒臣  
奉詔俾圖不朽永保休光在王克守

蒲帥燕國太夫人石氏墓誌銘

嘗覽淑德之傳多矣其有存所以保千鍾之養歿所以固  
九族之安始著宜家終由訓子遂致忠資報國叶宗社以

貽休憂不貽親指山河而獻壽永惟作範必在擇鄰今見之于太傅相公王公矣夫人姓石氏其先樂陵人也積德濬源疏封命氏勲華相煥名教所宗碯著義方騰褒魯史慶稱醇謹作表漢廷武則西晉元功文則東都勝會門資天爵代有人豪曾祖士端信洽州邦聲高河朔雖抱不侯之憤已呈展驥之姿紫蓋干霄青萍溢匣早膺曳裾之選實惟拯物之仁父獻直岑鼎傳銘琕戈錫祚拔聊城而騁辨倒趙幟以標奇上畧攻心敵自窮于術內雄藩踞足位實冠于軍中娶某氏夫人生稟閑華動循禮法父兄加敬

閨闈肅然字必待于勝筭聘已徵于鳴鳳來歸于我鹽州  
常侍公累更劇郡兼總貞師臨危無暇于憂家抗志唯聞  
于辭第夫人恭勤自始輔佐必伸柔以濟剛儉能周給表  
齊眉之敬我在得忠成克己之名公非無助及哀當晝哭  
室乃磬懸萬里爰歸諸孤未立共誓食貧之旨惟懷均養  
之慈有令子五人長曰重章皇威州刺史志殄國仇威清  
塞表仲子重簡皇華州節度使贈司空化高列岳功顯本  
朝季子重盈今任河中節度使嶽立一方波澄萬里潛施  
和煦則闔境皆蘇洞感神明而亂根自翦振家聲以光前



烈獎京室以定中興益著恩威方膺倚注次子重榮星河  
中節度使贈太師允集大勲以光前烈次子重益居常唯  
謹履險不疑並稟敎母師嚴申子道克濟高門之慶亦符  
外族之禎及巨寇長驅橫流孰拯太傅相公首臨分陝太  
師旋鎮河中司空亦作牧華州共勤王事皆遵勉勵大濟  
艱難由是中使褒崇冊封祁國太夫人特彰禮秩之優累  
降珍華之錫而陝華與蒲各持龍節遞陟鴈原每屬歲時  
競先迎養宗姻列侍士庶聳觀三鎮旌旗出導潘園之樂  
一門鼎鉉入調殷飪之滋福履既豐善基彌固而諸孫顯

達者威州僕射之子某司空院某宏材入用逸氣超羣太  
傅相公長子故晉州刺史瓘洞究韜鈴兼明吏理次子今  
任陝州節度使珙庭挺爲端表隱若長城又次子檢校僕  
射瑤禮備趨庭謙光待士太師院三子皆祿和自晦樂善  
相成共宏襲構之規不忘折筭之試蕃衍盈盛古今罕儔  
豈同曹氏紀行惟觀宰邑潁州列會徒仰聚星慈仁之報  
宜哉溫清之榮極矣光啟丙午歲八月二日薨于興教里  
第年八十有二期頤克享飲膳稍違方當棄養之辰猶切  
防危之慮風雲變色里巷纏悲詔自行朝進封燕國太夫

人初太傅相公遠奔喪次俄逼眾情金革從權苴麻終制  
運頻遷于星籥用方叶于著龜孝思罔極號奉先違以龍  
紀元年十月遷柩于河東縣某里瑯琊公之塋禮也同盟  
致享備物充庭蔣欽之帷帳重新傅氏之威儀特盛眠牛  
勝地兆克繼于公侯弔鶴殊祥事更傳于簡冊所以光昭  
懿範表識元局猥屬短才不容牢讓仰闡儀之作則盍揭  
貞標愧墨客之摘詞徒列幽碣銘曰

飛星降彩德水流璜發于二姓兆彼百祥貴游標譽賢媛  
流芳同蠲嚴祀備養高堂敵傾秦晉和睦潘楊充閭必顯

昭社宜昌四德具修六宗皆慶纂組雖工紛華靡竟孀室  
栖貧真空喻性辛謝徽柔班慙韜映勗以輸忠資其積慶  
御府移珍天錫人命五家邑里五子封疆通衢賜第異姓  
稱王三牲上膳萬石奉觴庭羅鼎綬室累銀璫追軒咽軌  
駐日迴光兒童意氣旌旆飛揚榮冠一時報臻五福達惟  
體順歸寧改卜拱樹高低連岡起伏孝子終禮行人望哭  
哀樂周環短修同躅永閔珮珮空彰明淑雖谷變而陵遷  
兮信惟蘭而與菊

故宣州觀察使檢校禮部王公行狀

曾祖翊皇任御史大夫贈戶部尚書諡忠惠公  
祖重皇任河東縣令贈潞州都督

父眾仲皇任衡州刺史贈司空

公諱凝字成庶太原人禮法冠昏著于雅族國朝忠惠公  
克振農烈而河東衡州皆德優位下宜其集祉于當世也  
公幼孤英發有神檢整襟受業瑞氣鬱然羣輩莫敢輕狎  
相公鄭公肅實公舅也一見聳異命子約爲師友孝愛識  
度宜其大成年十五舉孝廉上第其爲文根六經必先勸  
試著都邑六岡銘益振時譽魏相國扶主貢籍選中甲科

崔公操首辟鹺府周相國墀鎮東蜀裴公休廉問宣城操幣者交于門視其所知知其立矣崔公龜從入相拜鄆縣尉校理集賢孔公溫業鎮宣州辟爲上介韋公有翼初爲御史丞盛選僚屬公首狀拜監察會鄂州鹽鐵使贓狀上聞有力者持爲滯獄公馳傳卽訊涉旬辨決轉殿中侍御史崔魏公出撫淮甸奏爲節度判官始以省秩命服似助準的著之美譚崔太保慎由浙西又拜徵左史而大誇得人之盛遷禮部員外宣宗朝嘗待制獨被顧問正色讜言不附權戚及內署進擬竟爲所擠厯兵部考功員外前史

稱第一流必爲第一官唯公資望人謂無愧轉司封郎中  
相國蕭公寘判版籍請公分佐其務俄拜長安令政無私  
撓奸猾革心鄭公處誨總憲綱公以考功郎中知雜事不  
示峻厲僚吏自肅相國夏侯公用爲中書舍人旋以同列  
或非清議遂移疾乞免拜同州防禦使兼御史中丞賜金  
紫勵精爲治表率列城吏民守闕乞畱遮道宰相言狀上  
降璽書褒允竟謝疾葺居華下中外之議謂公不司文柄  
爲朝廷闕政竟拜禮部侍郎韋澄邁在內廷懸入相之勢  
其弟保殷干進自謂殊等不疑黨附者又方據權亦多請

託攘臂傲視人爲寒心公顯言拒絕及榜出沸騰以爲近  
朝難事噫仁人之勇其可力奪哉久之時宰竟用抗已內  
不能平遂至商於之命尚書御史大夫以塞羣議商病屬  
邑頗濱於都主吏驟更破產而不給南鄙山阻屬役尤難  
公俾相資贍得以均濟又治賦羨銀例皆推估以優俸公  
命卽賣月市驛駟橫擾既絕謠訟溢境明年加檢校常侍  
廉問湖外理潭如商罔不慰悅先是內外使臣自江陵理  
棹則緣境數州皆弊挽舟之役公舉奏條約結官緡以儆  
水工自是行役不淹人遂安逸又支郡牧守選用素輕小



大之獄不能專斷繫驗往復動涉歲時公命擢法以降得  
自裁決苟或滯冤方許詣府陳理奸絕宿稔政賴滌煩此  
皆勤卹之尤者也上初卽位講求名德徵拜兵部侍郎至  
京未幾以本官判鹽鐵峻望所服科條自振征輓之入歲  
中兼倍然賦財制用不可以私干當路者多不便遂以秘  
書監分務生徒有言于洛下者公神意無忤且曰吾豈受  
其任而怠其事者耶幸非得罪于君耳何憾旣更歲持權  
者以公論所歸遂將復用遂以大河南綴之內園吏橐奸  
傲法人不聊生公捕伏辜都下震肅初汴州黑風之變帑

藏一空今滑橐中令雖持軍有術力且不振時公方領鹺  
務因詔旨遂使便宜以漕米二萬石立賑懸給及中令復  
大柄推功上前且行陟勸之典乃加檢校禮部尚書按察  
宣歙池三郡公卽治未朞人知化矣旣而賊黨濟自九江  
且將入屠至德公命偏將樊儔扼險以候繼儔違命輕進  
遂斬之以徇令旣必行人亦自固淮南環其境皆爲盜有  
公命強弩據采石陳旆以爲聲援次將馬頻又以舟師乘  
夜鼓譟立解和州之圍明年兇渠復大入而都將王涓亦  
自永陽赴敵公宴勞加禮且諭曰盜匿詐情吾盡得之緩

則抵虛以自張急則始降而脫死無他謀也今席勝益驕  
謂吾城不勞而可綴奮臂而可東前無絙髮之礙若知吾  
堅壁待之其勢自劬將軍第按甲稔威以伺其隙慎無與  
之驟戰也涓意銳自州日趨四舍至南陵未會食而陣遂  
死之明日中貴人復斂敗卒尚四千人傷痛之聲與塵  
埃相雜而至江南雅自怯獨幸北軍以爲援乃聞涓敗相  
顧失色賴公前策涓不足恃拒守益嚴又城下水乏而泉  
自躍出人心不搖竟免攻圍之患其後日夕撫循常若盜  
復至者先是有星直寢廷而墜術者謂保境之勞足以暴

列于上因遂請告災變可攘公曰東南國用所資宣爲其  
屏吾遽規脫禍則一方尚何賴哉誓與此城相存亡矣勿  
復爲言竟寢疾猶日請監軍使親授規謀以虞侵軼其儲  
蓄繕完之利到今賴焉乾符五年八月七日薨于位享年  
五十八上震悼輟朝發使臨弔贈吏部尚書惟公博厚深  
宏端潔明懿極天人之儀品不陷于浮挺文學之宗師不  
炫其價儉惟國寶身革時風訓閨門以孝慈育生靈以仁  
惠固已彰彰于四海奚俟贊揚而後顯哉或曰近古所謂  
清賢止于乘德秉彝高拱以服物蓋謂徵其材則浼其譽

今王公聲望足以貽于信史而狀之所述先必功實損益之効豈相補哉愚曰君子踐修以漑其本耳其外力或可濟豈知之而不爲公以是志其大者非汲汲于致用也斯可蓋乎圖忝跡門下義服終始兢命撰德唯以漏畧爲愧易名有典敢俟至公

上考功

竊以修名校德非無可久之規稽實圖芳亦在飾終之典恭惟故府尚書王公標延雅道藻耀儒林業裕匡時仁周濟物洛下則神仙元禮威振邊陲江南則談笑謝公勲高

冊府必宏聲價未浼風華中外具瞻淺深莫際方啟釣川  
之兆俄纏罷市之悲慙實不彰清塵遽遠褒揚未盡增一  
字而何慚聳勸可神登九原而如在共仰推公之志敢忘  
報効之心克振彝章必光僉議謹狀

### 容成侯傳

容成侯金炯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搜  
採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誠子孫易其  
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皆傳  
修煉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名見嘉

其鑒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之歷試臺閣號爲明達挾奸  
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  
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造物無私圓方不礙然  
疵陋者終惡忌積毀於上以爲背面不相副炯亦自病於  
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也竟被擯斥後亟有月蝕之變  
時宮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急召俾其道所以  
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  
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爲輕薄于權戚中或嫵然自  
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繡蓋便其俯仰取容雖穿鼻

服役亦無恥耳既稍進炯又鄙其爲人迺復以讒廢歸老於家

太史公曰炯之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于祝融氏得薦於上能強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摹於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揣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偕進號爲壽光先生不名也子孫雖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尚元亦以精鍊見重觀炯雖任用兢兢惟恐失墜不善晦匿果爲邪醜所嫉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旣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段章傳

段章者不知何許人咸通十年吾中第在京章以自仇爲  
馭者亦無異於他傭也夏歸蒲久之力不足以調給乃謝  
去廣明庚子歲冬十二月寇犯京愚居崇義里九日自里  
豪楊瓊所轉匿常平廩下將出羣盜繼至有擁戈拒門者  
熟視良久乃就持吾手曰某段章也係虜而來未能自脫  
然顧懷優養之仁今乃相遇天也某所主張將軍喜下士  
且幸偕往通他不且仆藉於濟輶中矣愚誓不以辱章惴  
然泣下導至通衢卽別去愚因此得自開遠門宵遁至咸

陽橋復榜者韓鈞濟之乃抵鄆縣贊曰

時方治平士君子足以相濟而禍亂之作必廝役者乃能脫事患古人所以安不易危耳且章之服役吾待以常傭耳及濱于死竟賴其義而獲免安知他日吾屬報及其所奉果致不愧于爾曹耶乃志于篇期以自警云

竇烈婦傳

河南竇氏朝邑令畢某之妻也四年秋同民叛其帥李瑋瑋走蒲令挈其孥竄望仙里既夕盜作乃仇家也猝令壞其首志必死之令妻蔽捍泣且拜益急乃持其袂重傷猶

不置令竊視竟得逃匿而免里人列狀於府賚之酒帛醫  
亦馳乘而至幾死者數矣逮逾月方克偕全愚寓居渭濱  
得備聞於里中梁生生言操史牘者苟當和平紀王庭琛  
瑞之美誠幸矣然傑異之操化導宗族里閭俾男必爲貞  
夫女必爲烈婦是有國有家皆賴之豈徒炫於視聽哉愚  
以爲知言乃著其事贊曰

蓄千金之資雖止憂患尚有不安其息哉况蹈危觸難何  
以相保哉且婦人女子扣盞足以駭之而白刃之下獨不  
顧死以免其夫是果能一於所從而不悔者也豈化漸之

有所自耶吾知爲臣爲妾者必繼有其人免貽史氏之愧  
矣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十一目錄

新文豐出版社藏書

袁皓

吳相客記

書師曠廟文

齊處士言

來鵠

聖政紀頌

隋對女樂論

儒義說

金匱要略卷之二十一  
相孟子說

仲由不得配祀說

鍼子雲時說

儉不至說

貓虎說

讀鬼谷子

胡曾

賀高相公除荆南啟

劍門寄上路相公啟

謝賜錢啟

代高駢回雲南牒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十一

袁皓

皓宜春人咸通進士僖宗幸蜀擢倉部員外郎龍紀中遷集賢殿圖書使自稱碧池處士

吳相容記

孫室季壞其相更相語曰不日不月吾其晉臣乎有客前而語曰相君不聞物之化者耶蛇化爲龍龍之孫見蛇而笑之謂吾祖之世龍焉殊不知鱗之腥尚存乎大澤之畔家化爲國國之孫見家必笑之謂吾祖之世國焉殊不知



耕稼之具未朽於厯山之下蓋由知龍而不知蛇知國而不知家噫堯舜聖人也丹均而不能嗣而况吳以干戈而得耶相君喻而泣

書師曠廟文

吟篁怨桐天其聲乎鏘石鏗金天其文乎擊革鳴絲天其暢乎匏土之韻天其和乎天有至音寄斯八物先生不生斯音鬱鬱先生既生斯音在律嗚呼先生之耳時可求也先生之心不可得也天全樂乎先生之無神乎愚固狂而不可掩先生之有神乎愚堅誠而乞其圖先生之耳有神

乎化爲天下之耳先生之心有神乎化爲天下之心者可  
以舒於今然後家家知舜琴

齊處士言

齊祖受宋禪大宴卿士顧謂丞相曰予不肖幸有天下非  
百執事羽翼小子共拯宋人之溺也然予不敢易時而侮  
器使不十逾載致黃金與土同價朝臣稱賀內外諠懽快  
喜相聲日走天下齊封父聞而慶曰宋人生矣而告鄉處  
士處士聞而泣曰捨虎逢狼改時而亡吾爲宋人幸未死  
果塗炭於齊矣新主之言豈成聖人之道耶君王知黃金

貴於土不知百姓視土貴於黃金吾聞古者土地之封在  
於民阜而國殷土有林木民時而取土有鹹鹵民時而煮  
土有禾黍民時盈庾金玉在山桑麻在原聖人不禁無私  
無官死者有土生者有田聖人樂而百姓同百姓憂而聖  
人然絕句秦傳亂國之疾百姓之苦莫痊漢壤既廣百姓饒

矣土地之利百姓莫得而窺之金玉在山鹹鹵在田取塊  
土者犯禁而死生無土而可以田歿無土而及乎泉生則  
稅蠹而郡蠶邑剋而吏齧吾視宋人之萍久矣未見宋人  
有寸土者君王苟欲致民於生地不若薄民之賦貽民之

利知百姓貴土於黃金則其民受福於齊矣封父敬而謝  
曰吾將聞執政可乎處士曰否是欲急挈吾於禍矣惟父  
勿施吾將往

來鵠

鵠豫章人咸通舉進士不第

聖政紀頌

穆宗皇帝臨大朝與羣臣言奏政事羣臣退而宰臣奏曰  
陛下問及乎政事此三皇五帝之所徽美也陛下不問及  
史臣此三皇五帝之所弭已也徽美者將有乎聞也弭已

者將有乎亡也以聞之而又亡之則陛下徒有宵衣旰食之名規天條地之績與羣臣言後若颺然拂冠過冕湮時銷日無得用於後譬如十夫樹楊一夫拔之無得以成其大也政事羣臣得陛下日問之是十夫樹楊也史官執筆爲陛下日遠之是一夫拔楊也使後之人訝聖朝空晨虛夕閒殿曠廷無君臣咨謀洋溢之言乏社稷安危強讜之說是不亦遠史臣致不載其事如拔去其楊將弭已之謂乎臣伏念貞觀永徽之代百官之有耳目但聽視天子而已故言事者安論紆詞無疑權慮勢史官執筆於階之下

天子側旒於殿之上奏者發誠於廷之中是以正衙一開則臣誠前而啟之帝旒近而鎮之史筆隨而錄之由是君臣謀國圖政之事俞機都要之言託業發神豐編照物偕籍於堯典差光於天陽至今見太宗文德若三皇五帝之所徽美也自永徽之後宰執不正窺伺是忌針棘前後阻越對駭狼噬虎餐持膏銜肉蓋以言多爲己惠不致君內荏失中畏使人聽乃奏史官與百僚俱退然後宰臣請事由是君有問而宰臣知之史官不得與於聞君有舉而宰臣謀之史官不得記其事次第周行檢錄制誥與冗吏同

工而已臣嘗涕泣以嘆豈有以一己之細一性之忌於泰  
畧圭景之間苟嗜急須迴天遮上使聖緒神績有嘉駁善  
諷罔得聞於千萬年枉有謂明朝空晨虛夕閒殿曠廷無  
君臣咨謀洋溢之言乏社稷安危強讜之說若今踵而承  
之則不惟臣有障聰蔽睿之刺抑陛下雖有三皇五帝之  
所徽美而若遠史臣則三皇五帝之所弭已也抑又有一  
夫拔楊之謂歟臣請史官執筆當羣臣奏事隨日撰錄號  
爲聖政紀臣立朝荷祿幸甚穆宗皇帝動宸領梳憮然歎  
曰吁朕罔敢粉名厥後乃罔知厥後然聖人存簡策者亦

非以粉名也蓋存乎大國之典鴻祖之業我國有典我祖  
有業業在於典與在於史遏厥史不書是尸余於祖涸業  
於典也朕纘承聖緒恭惟恪思將念厥政未嘗不離安廢  
酣馳荒驚遠是以每與宰臣言如簇天下一巡省每見宰  
臣退而展天下盡聞知豈圖臣蓄猾謀公無同事欲弄尾  
舌先衛巖穴隔斥史臣占佞明后致懿搜嘉訪不存堯典  
之書善諷名猷莫出清廟之什史臣負我不舉其官宰輔  
盡忠厥聞有此由是詔史職執史筆立於庭之下錄君臣  
臚句之必行載剛毅進退之敢議題其篇目曰聖政紀也



金史卷之二十一  
至正三年有鄉校小臣來鵠居山澤間常私心重  
惜史臣以其史臣者是當國之鏡千億代之眉目也因窺  
穆宗實錄得解憤釋嫉於立史官爲聖政紀者追而頌出  
其事以鑒今之廷列故拜獻其頌曰

三皇不書五帝不紀有聖有神風銷日已何教何師生來  
死止無典無法頑肩冝比三皇實作五帝實治成天造地  
不昏不圯言得非排文德聖齒表表如見者莫若乎史是  
知樸繩休結正簡斯若君誥臣箴觚編毫絡前書後經規  
善鑒惡國之大章如何寢畧嗚呼貞觀多叶永徽多俞廷

日發論殿日發謨牙孽不作鳥鼠其除論出不蓋謀行不  
紆楹然史臣蛇然史裾瞠瞠而視透透而婁翹筆當面決  
防納污不桎爾智不席我愚執言直注史文直敷故得祭  
祭朝典落落廷謗聖牘既多堯風不淺頒編坦軸君出臣  
顯若儼見旒若俯見冕無閒殿曠廷無尸安素晏三皇不  
亡五帝不翦太宗得之史焉斯展暨乎後相圖身天子專  
問我獨以言史不得近邱明見嫌倚相在擯秉筆如今隨  
班不進班退史歸惘然疇依奏問莫覩嘉謨固稀取彼誥  
命祿爲國肥烱哉時皇言必及章德室五帝道與三皇如

何翊臣嚙肉嗜血背距磨快福衡物長控截僚位占護陽  
光垣私藩已遠史瘕唐俾德音嘉訪默縮暗亡咽典噤法  
蓋聖寵昌曷以致此史文不張後必非笑將來否臧謂乎  
殿空宸逸朝惜廷荒不知姦蔽文失汪洋有貞觀業有永  
徽綱亦匪匪見亦寢匪彰賴有後臣知言不佞伊尹直心  
太甲須聖事既可書史何不命乃具前欺大陳不敬曰遂  
史之喻請以物並且十夫樹楊一夫欲競裁既未牢撰豈  
能盛帝業以裁逐史似撰穆宗憮然若疚若營何昔臣斯  
隱我祖正不傳親問不寫密諍孰示來朝以光神政由是

天呼震爰徵奔召急史提筆來叱廷而入端耳抗目不撓  
不挹鰲豸側頭螭蚪擺溼握管絕怡當殿而立君也盡問  
臣也倒誠磊磊其事鏜鏜其聲大何不顯細何不明語未  
絕緒史已錄成錄成謂何書政紀名伊紀清芬可昭典墳  
古師官鳥昔聖官雲方之我后錄里書分錄有君法書有  
君文君法君文在聖政紀云殿無間時廷無曠日雲諏波  
訪倦編刊筆君劬臣勞上討下述惟勤惟明在聖政紀出  
至德何比至教焉如孰窺孰測外夷內儲謂君有道乎臣  
有謨歟有道有謨在聖政紀書一體列秩同力翼戴祈福

去祆絕防無礙國章可披唐文可愛善咨不偷嘉論不蓋  
不偷不蓋在聖政紀載諒夫總斯不朽可懸魏闕愚得是  
言非訕非伐實謂監臣渾沌開君日月妖物零死天文光  
發惟我之有頌兮奚斯躍而董狐屨

隋對女樂論

隋儒林有說高祖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否楊素以  
下莫知所出遂言無之房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  
樂之此卽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隋文悅噫  
而史不刊者朝與職俱無人也夫秦齊晉皆有女樂由余

去孔子行錫魏絳之謂也漢祖唐山夫人能楚聲又舊云  
祭天用女樂魏武有盧女能鼓琴特異於諸妓則女樂秦  
齊晉漢魏俱有之而楊素以下皆不能言者豈以所問是  
古天子耶若是則有太昊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哀帝禁  
不止後之帝王遂能有之羣臣不能以是言但賢暉遠之  
說暉遠引詩臆對終爲博古通知殊不明恣率一時之言  
頗昧二南之旨且詩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  
鼓樂之說者謂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供荇菜備庶物以  
事宗廟盛德者宜有鐘鼓之樂也故琴瑟在庭荇菜羞之

上下樂作以盛其禮耳謂以樂樂淑女非謂淑女執其樂也淑女謂后妃也安有后妃執樂也荇菜謂在宗廟用也安有謂王者房中樂耶是皆乖謬之甚暉遠聲詩而終對欺朝而罔君蓋由隋日無人浪言至是女樂之對猶可君道之問若何上下相蒙履霜於此悲夫

儒義說

天下之命修文士曰儒士其言書曰儒書是謬久矣夫儒者可器之士號也何者以其不達於事濡滯焉且以詩書之法未嘗言以周易春秋之文未嘗載斯明矣惟論語言

當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禮記儒行篇如是非仲尼之言也夫聖人言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賓主之法而已矣是儒者無定不約其事而制之何必曰儒苟若是則曰儒曰佛曰道何怪耶夫士之出也進道德行禮樂以治其身心能語言明仁義則曰儒士不善而爲武夫夫控弦荷戈賤隸之徒也苟修其文而不知武烏得爲君子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備者必有文事夫文所以導乎忠孝若武所以戢乎畔逆二事之用以求於是而已某是知古今之人慮或未精故也輒建斯議以爲世式



相孟子說

孟子之愛人也細緣其言而不精以爲習而有利則心唯恐不利至於傷人則曰術不可不慎也嗚呼術焉得慎慎則情背也心則可慎慎則唯術之惡而不利其傷也爲仁人之心由術使之可動則咎繇之術治黥割也而咎繇豈利人之刑周公之術治纒絰也而周公豈利人之喪以爲愛人者必有其備故也術善可以化其心歟則師之術所以導善也潘崇因師以殺楚子醫之術可以治生也晉人曰醫以酖衛侯是師醫之所術豈不慎歟然而亦何嘗心

之善歟果以利能固小人心而唯禁其術則函不衛無敵之體是亦利其敵也巫不祝非病之人是亦果利其病也豈矢匠之心而已矣既以不爲利而動心則矢匠人之利亦不欲殺函人之利亦不欲死已有心矣然良其工不得不有時而利其殺與死也以弧矢所以威天下則征不義而後可殺也棺槨所以封中野降殺有禮而後死可利也嗚呼爲臣而倍叛爲臣而倍葬其家人之心畏其情背也故術烏可使民慎古人濟其備所以教天下之愛也故尊生送死愛道盡此而孟子之愛也細爲誅矢匠之意歟聖

人所以使匠人也愛盡其道何如

仲由不得配祀說

語曰民生於三視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惟其所  
在則致死焉孔氏之徒回聖也賜辯也商賢也子我才也  
曾閔孝也及諸子言志夫子皆信而從之惟由教而勵之  
以成也故夫子訓由而功倍始衣戎服則攝齊始衛以劍  
則衛以仁爲蒲宰勞民以簞食壺漿孔子恐私以食饋民  
是明君之無惠使子貢止之其於教亦至矣由也誠宜祿  
死焉以俟乎致保身以全乎用何取臨於衛門非召忽之

死而至盡聖人之心嘆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於耳嘗圖  
於陳蔡胡以不如衛之於夫子耶且諸侯有相滅亡者桓  
公不能救則恥之夫諸侯有塹壘以遏寇有甲兵以禦侮  
而小白猶能爲辭其恥而終爲霸主以救之矧夫子纍然  
若喪家之狗無塹壘無甲兵脫載爲宋衛所暴匡季陵劫  
則由也不得施其後浪死於燔臺何齊桓能救異侯之恥  
而由反不能終緩夫子之窮使夫子以由在則曰惡言不  
聞於耳今日沒豈惡言不日聞乎又奚用白羽若月赤羽  
若日之多爲哉祭法曰捍大患則祀之素王道窮患非大

乎由不終捍豈爲祀乎賜曰商汝何無罪今由也而汝亦何無罪宜貶其祀以觀來者

### 臧子雲時說

或曰楊子雲不思堯舜成康之世而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豈儒者之爲耶曰雄誠得素臣之事矣夫居四海之安處九層之高上鑒沖漢下瞰苑囿旣其靜息則必思事云亭追軒穆者矣列多士之朝齒無用之秩才畧不用名表莫聞旣其靜息則必思征虜功效雍邱者矣斯皆君臣居位之高下而所思則治亂亦不同蓋位之極者思沖

漢而欲無爲也位之下者思功伐而欲有爲也無爲誠君之體有爲誠臣之事如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其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揚雄則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噫孔子真素王揚雄真素臣哉孔子思三代之英是猶處尊位而道極事云亭追軒穆者也雄之論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是猶居散秩而才閒思征虜功效雍邱者也素王誠得王體素臣誠得臣事然臣事何事也曰子貢使吳越孟軻聞楊墨皆事也今不知雄思蘇張范蔡之時者其欲自爲蘇張范蔡之人耶其欲折以正道使弭兵擴文歸吾

域耶苟自爲蘇張范蔡之人則叛矣又何臣事哉

儉不至說

翦腐帛而火焚者人聞之必遞相驚曰家之何處燒衣耶  
委餘食而棄地者人見之必遞相駭曰家之何處棄食耶  
燒衣易驚棄食易駭以其衣可貴而食可厚不忍焚之棄  
之也然而不知家有無用之人廢有無力之馬無用之人  
服其衣與其焚也何遠無力之馬食其粟與其棄也何異  
以是焚之以是棄之未嘗少有驚駭者公孫宏爲漢相蓋  
布被是驚家之焚衣也而不能驚漢武國恃奢服晏子爲

齊相豚肩不掩豆是駭家之棄食也而不能駭景公之廢馬下駟

### 貓虎說

農民將有事於原野其老曰遵故實以全其秋庶可望矣乃具所嗜爲獸之羞祝而迎曰鼠者吾其貓乎豕者吾其虎乎其幼感曰迎貓可也迎虎可乎豕盜於田逐之而去虎來無豕餒將若何抑又聞虎者不可與之全物恐其決之之怒也不可與之生物恐其殺之之怒也如得其豕生而且全其怒滋甚射之獲之猶畏其來况迎之耶噫吾亡



金史卷之二十一  
無日矣或有決於鄉先生先生听然而笑曰爲鼠迎貓爲  
豕迎虎皆爲害乎食也然而貪吏奪之又迎何物焉由是  
知其不免乃撤所嗜不復議貓虎

### 讀鬼谷子

聖人神疲力盡以行道開禮展樂以告人欲天下不忘乎  
溫良忠慤敬讓之心也後之明王又增以設學校立廟祀  
邊豆時修衣冕屨製其天下之書則牆表整整林軸麗麗  
斯可謂教道之備者也如是猶有不率其勤不由乎道者  
所以聖人憂其窳墮乃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

樂樂必崩何訓之示之之至而訓之示之之難也鬼谷子者鬼谷先生之書也六國時所作其教人容動色理氣意之間以詭紿激訐忮固呼哩離合揣測反覆儉滑之術悉備於章旨余讀之知六國之時得術是書者惟秦儀而巳亦盜祿入國之秘經然自六經已降至於漸醺之後其中有數篇者乃今之粉兒乳子亦可與秦儀齒也至如捍闔飛箝實時之常態是知漸醺之後不讀谷之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嗚呼聖人之道設禮樂詩書之多學校廟祀之盛孜孜矻矻則何易壞易崩入人之心難耶鬼谷

之書三卷而已代不家有則何自然符合奧妙契人心之  
易耶使天下用聖人之道學溫良忠慤敬讓之心得如自  
然符契鬼谷之書者則吾見聖人無恨矣抑余瞑目放已  
陶陶入太古風是不可得也昔倉頡文字鬼爲之哭不知  
鬼谷作是書鬼何爲耶吾今不覺毛磔膽寒者是疑今之  
復有鬼谷新書而壞之者則吾不知其備

胡曾

曾邵陽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嘗爲漢南從事

賀高相公除荆南啟

伏以相公承家業峻開國勲高術妙六奇圖精八陣生民  
皎日聖主迅雷才成破趙之功旋告下齊之捷故得威宣  
破竹力號拔山弛張七德之中舒卷五車之內東周士庶  
咸居沸鼎之中西蜀蒸民悉在春臺之上蓋由人事豈屬  
天時昔漢得韓信而興楚失陳平遂滅今者江騰海沸山  
動岳搖荆門告累卵之危淮楚陳剖胎之難赤眉卷地黃  
巾滔天公侯無匡合之才藩鎮乏縱擒之術若不預咨賢  
哲早托英雄則無異魚游宋池燕巢衛幕崑岡火發玉石  
俱焚厯陽水來智愚同陷雖思嘗膽何補噬臍且擘斷華

山宜假巨靈之力決平洪水須憑大禹之才是以上自一人下同百辟僉云非相公不能定荆楚非相公不能綰貨泉既無異於肩堯遂有成於命說伏計卽離犀浦遽赴龍山銷唐堯旰食之憂解黎庶倒懸之急某家在湖外卽出關中遂假道於荆關獲起居於梅鼎仰將軍之大樹敢議營巢窺丞相之巨川唯希在藻伏惟照鑒

劍門寄上路相公啟

某啟某華戶庸人荷衣賤子道慚墨妙業愧筆精劬枚叟之文章雖憐七歲感潘生之歲月已歎二毛失路腸迴迷

邦足則蟻棲培塿蛙伏潢污自笑柴愚誰憐參魯尚思逐  
鹿未分牽羊將趨渙汗之程詎學邯鄲之步但以才非迥  
出性乏孤標雖勤測管之窺終類正牆之視有心吐鳳無  
夢懷蛟不痊曹操之頭虛刺蘇秦之股誠宜世棄敢望時  
來方嗟碌碌之生忽忝戔戔之幸朽株委地永甘夫子之  
捐枯骨凝塵豈料昭王之市徧身德澤滿目恩輝寧止負  
嵩仍兼戴華旣蒙蜀顧敢望秦畱卽遂面走鹿頭背馳鷄  
首如昇青昊似入元都不知劍閣之艱豈覺刀州之遠伏  
惟相公神資重器天縱偉才邦國金城朝廷玉燭文高庾

月詞峻謝山纔見紫髯便居黃閣陶鈞百辟啟沃一人議  
平吳皓之時雖云推局報破秦堅之日不廢圍碁故能早  
執化權久司政柄今則暫辭龍闕來鎮龜城將軍之細柳  
雖新丞相之鹽梅仍舊不煩壯士自伏雄圖揚麾而氛祲  
晨銷按節而妖星夜落劉焉原野昔爲累卵之鄉杜宇山  
河今作覆盆之地曾實慚孤陋叨沐招延鄭驛將窮燕臺  
漸近那能倚馬妄竊攀龍仰天上之程途已親台席指人  
間之歧路尚感客星披霧非遙拜塵在卽無任云云

謝賜錢啟

曾啟曾業謝懸頭道非刺股未能入洛安可下遼空懷逐  
鹿之心莫遇斬蛇之世囚拘翰墨困阨塵泥虛費宣毫枉  
銷蜀縲不救鋤蘭之禍詎襍伐樹之災自歎龍鍾誰知牛  
鐸又以山東藩鎮江表節廉悉用豎儒皆除迂吏胸襟齷  
齪情志荒唐入則粉黛繞身出則歌鐘盈耳但自誅求白  
璧安能分減黃金雖設朱門何殊亡國徒開玉帳無異荒  
墟遂使寧戚無扣角之歌鄒陽乏曳裾之地伏惟相公英  
風獨振偉量孤標推葛亮之秤心負姜維之斗膽內安宗  
廟外却蠻夷魚水賢良壘篋骨肉桃李滿於衢路金帛徧



於風塵六合之中一人而已是以昨者不度庸陋輒有干  
祈方虞按劍之勃然敢望夢刀之筦爾俄頒清俸遽恤白  
衣朝乏半千夕盈五萬豈期庸蹇忽忝遭逢不是孟嘗詎  
聽馮諼之鋏若非趙勝那知毛遂之錐遇旣重於西河知  
亦深於北海感恩泣處未成泉客之珠撫已哭時空抱荆  
山之玉限以程途陳謝末由感激生成不任死所

代高駢回雲南牒

牒前件木夾萬里離南一朝至北開緘捧讀辭藻煥然獎  
飾過多欣慰何極實以昨同邊鎮纔到藩籬且按此朝之

舊儀未委彼國之新制不知鶴拓惟認苴咩尚呼南詔之  
佳名豈見大朝之美號要從微耗且是所宜伏承驃信王  
化風行君德雲被雕題屈膝缺舌折腰卉服來庭毳裘入  
貢蓋以深明豹畧精究龍韜波伏西天草偃南土者然侵  
軼我華夏無乃不可乎將謂我皇帝有所負於彼邦邊臣  
有所負於彼國慮彼直我曲獲罪於天是陳木夾申懷用  
貯榮報及披迴示已見事根止於囚繫使人放歸彼國始  
乎小怨終此深讎吞噬我朗寧虔劉我交趾取我越巂犯  
我益州若報東門乃及再四夫物居中者尊也處外者卑

也是以眾星拱之北辰百谷趨之東海天地尚不能違而況於人我國家居天之心宅地之腹四方八表莫不輻輳亦由北辰之於東海也誠知土地山河歸於有德雖云有德亦須相時苟無其時安可妄動明公博識多聞豈不見仲尼乎仲尼之聖踰堯舜顏子之賢過夔龍六合茫茫無立錫之地者蓋無其時也適使孔子生於秦末乘胡亥之亂用顏回閔損爲宰相子路冉有領將軍子貢宰我充行人子夏言偃典書檄雖六合鼎沸可期月而定也當此之時劉項只可都頭韓彭不過部將耳聖人雖有帝天下之

德而無帝天下之時終不妄動及子路欲使門人爲臣以爲欺天乎及自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止於負手曳杖逍遙倚門告終而已王莽不識天時符堅不知歷數妄恃強富爭帝乾坤莽以百萬統師來襲後漢光武以五千之旅破於昆陽堅以六十萬精兵寇於東晉謝元以八千之卒敗於壽春豈不爲欺天罔地所致者也國富兵強何足恃之周王仗筮於岐山漢祖脫褐於泗水我高祖起自隴州蓋明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見其形未知其兆也今與明公陳之望審參焉昔周公承公劉之德遇殷

紂之暴剗剔孕婦塗炭生靈剖賢人之心斷朝涉之脛三分天下而二歸周文王率諸侯而朝之至武王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尚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退歸修德觀乎聖人去就豈容易哉及微子去比干剖箕子奴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武王方援旗誓衆一舉而滅紂者蓋天奪殷而與周也我皇帝宵衣旰食肩堯踵舜父事三老兄友百僚推赤心於比干腹中懸白日於微子頭上諸侯合德百姓歡心天下有人聖如周王家有姬旦戶生呂望者乎漢祖承帝堯之德遇秦皇無道併吞六國恃宇

宙一家焚燒詩書坑滅賢哲築長城於紫塞造阿房於皇  
州鬼母哭蛇人臣指鹿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是  
以陳勝一呼天下響應漢祖西入五星都聚者蓋天奪秦  
而與漢也我皇帝方崇詩書任賢哲卑宮室恤黔黎野無  
謠鳳之人朝有問牛之傑天下有人英如漢祖家有韓信  
戶生張良者乎我高祖承元元之德遇隋煬荒淫徭役不  
均征斂無度竭民生之財產爲巡幸之資糧虎噬羣賢獠  
蒸庶母浮沈遼海疏鑿汴河今年東征明年西伐民不聊  
生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是以我高祖應天順地奄有四海

欽定全唐文

卷八百十一

古

三

者蓋天奪隋而興唐也我皇帝方澹泊聲色杜絕巡遊夢  
卜宰輔倚注藩屏思成垂拱惡習干戈皇天方贊國入方  
歡天下有人雄如唐祖家有敬德戶生元齡者乎僕雖自  
絳紗素舫黃石旣探師律亦識兵機奉詔鎮壓三巴撫安  
百姓思敦禮樂恥用于戈每傷虞芮之爭田念姬周之讓  
路苟不獲已卽須訓戎且蜀地濶數千里郡列五十城戶  
口之多士卒之衆可以揮汗成雨吐氣成雲蓋緣從前元  
戎皆是儒者有味見機而作但守昇平之元規雖分常憂  
不教民戰是以彼國得以深入無備故也僕示之以三令

教之以八陣鼓聲而進鉦動而退甘與之共苦與之均義  
等墳麓情猶瓜葛悅禮樂而敦詩書務耕桑而聚穀帛使  
家藏甲冑戶貯干戈賞罰並行公私共貫旣識三畧便可  
七擒不惟喝倒不周亦可劈開太華况彼國自長慶以來  
搔擾益部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掠人之妻鰥人之夫焚人  
之廬舍使人暴露翦人之桑麻使人寒凍蜀人怨恨痛入  
骨髓僕乘其眾怒之勢示其暴怨之門况抱雞搏狸不縣  
人教乳犬敵虎自是物情旣仗宗廟之威靈兼統華夏之  
精銳若乘流縱棹下坂推車豈勞心哉僕官是宰衡位當



侯伯披堅執銳雖則未曾濟河焚舟平生所貯彼國將帥之強弱邦國之盈虛坐可酌量何煩詢誘且六合之外舟車不至聖人不言彼國在聖人不言之鄉舟車不及之地縱主上英哲人臣俊乂亦猶燭龍銜耀只可照於一方春雷振聲不能過於百里天與不取談何容易夫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彼國縱曉六韜未嫻五賊而欲泥封函谷水灌晉陽何其謬哉五賊者夏桀張羅殷湯祝網是以仁而賊不仁也殷紂剖生人周文葬枯骨是以德而賊不德也齊國厚徵薄貸魯國厚貸薄徵是以恩而賊不恩也項羽殺

義帝高祖舉哀是以義而賊不義也陳後主驕奢隋文帝  
恭儉是以道而賊不道也能行五賊兼曉六韜方可奪人  
山河傾人杜稷我朝未有五失彼國徒自陸梁以此推之  
興亡可鑒何勞遠離庭戶始識安危久習韜鈴方明勝負  
而妄要姑息不務通和回示荒唐一何乖戾罔念孔顏之  
知命翻效莽堅之覆車交趾喪亡可知人事新都失律足  
見天時若望降尊便希抗禮但百谷不趨東海眾星不拱  
北辰則不可議也苟未如是則不可改圖昔管仲入周不  
受上卿之禮蘇武在北無虧中國之儀事有前規固難更

易況小不事大春秋所誅若彼直我曲恐招天殃旣彼傲  
我謙何患神怒見已訓齊士卒調集糗糧或玉露垂槐金  
風動柳建鼓數里命車指南涉舊弔民渡瀘會獵繼齊魯  
之夾谷紹秦趙之澠池便是行人豈遺佳策皇帝聖旨已  
具前臧奉聞臣下不復多談恐乖忠告謹牒